

向阻礙發展說「不」 推動香港走「正道」

馮丹葵 全國政協委員

去年底特首梁振英上京述職時，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的講話，貫穿一條主線，那就是：香港未來該走什麼樣的道路。如今正值歲暮年初、辭舊迎新之際，香港社會各界應回顧近年香港走過的道路，認真領會中央領導的講話，慎重思考香港未來何去何從，更應向阻礙香港發展的現象說「不」，讓香港走「正道」。

習近平主席會見特首梁振英時指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並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正確方向前進。「不會變、不動搖」，是中央的保證，正如鄧小平先生30年前指出的，「『一國兩制』不會變，也沒必要變。」

拔，中央給再多的機會，也無濟於事。長此以往，我們又會失去5年、10年，最終「萬事成蹉跎」。

中西包容並蓄乃香港成功之道

回顧香港成功道路可發現，「兩制」在香港對接，又保持「自由港」特色，這是香港的成功之道，回歸後更以基本法的形式予以確認。而且「自由港」既是經濟政策，也有不同政治制度並存的含義。作為中國內地與西方世界交接的香港，作為中外交流融通的橋樑，保持左右逢源，這是香港的優勢所在。上幾代香港人正是善於抓住內地和世界接軌的機遇，化危為機，在別人徘徊的

時候自己卻獲得發展的機會。例如，上世紀20、30年代起中國內地戰亂頻仍，香港接收了內地一批「太史公」（前清進士、舉人），接着在抗戰時期又接收了一批文化名人，由此香港由文化「沙漠」變「綠洲」；40年代末50年代初，接收了內地以上海資本家為代表的一部分實業，發展起香港製造業；50年代末又接收了內地一大批年輕力壯的勞動力，西方對內地實行「封鎖政策」，香港擔當內地與世界聯繫的窗口；70年代末，內地改革開放，港資搭上「頭班車」，帶動了香港經濟80年代起大規模起飛，躋身「亞洲四小龍」，其後香港製造業北上發展，本港金融、商貿等服務業繁榮起來，實現了經濟轉型發展。鄧小平先生決定回歸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真正叫高瞻遠矚、深謀遠慮，也是要保持香港的特色，推動國家發展進步。

如今，以習近平主席為領導的中央政府，同樣希望香港提升自身競爭力，善於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借力國家發展大勢，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交集，特別

是把香港在制度、專業、人才等方面的既有優勢發揮好，為國家發展服務。如今國家推動「一帶一路」戰略，香港能不動配合，不抓住「近水樓台」的先機？

香港不能走「政治化」的歪路

「一國兩制」是總結香港成功經驗、對未來發展作出的科學安排。歷史證明，香港的成功之處，就是拋開意識形態分歧，凡是有利於香港發展的東西都兼收並蓄。近年來本港社會「泛政治化」，立法會有「拉布」，大學校園有「黃衛兵」，鬧市區有「鳩鳴」、「驅蝗」，更有「佔中」、「包圍立法會」等等，這是把香港引向「政治化」的歪路。

香港需要穩定發展。「不會變、不動搖」的「一國兩制」之路，是香港的「正道」，香港走「正道」，未來才充滿希望！



馮丹葵

反對派是大學政治化的元兇

鄧開榮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團）副理事長



大學理應是傳道、授業、解惑、鑽研學問的地方，遺憾的是，香港的大學卻成了政治鬥爭的戰場，甚至為社會立下激進和非理性的壞榜樣。

早前，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李國章召開其上任後的首次會議，一眾反對派骨幹、「港大校友關注組」成員，以及多位學生政治領袖於會場外聚集示威，當李國章教授到達現場時，在示威區外的學生立刻推倒鐵馬，企圖衝進會場，但不成功。及至校委會會議結束，李教授及校長馬斐森離開時，會場外的情況急劇轉變，身兼校委會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訛稱校委會拒絕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大學管治，更企圖打開會場大門讓學生進入會場，其他學生則前往

停車場，封鎖逃生通道出口，以鐵鏈鎖上，並攔截接載校委的校巴，當警方進入校園執法時，學生阻差辦公並與警方發生衝突，現場情況極度混亂，李教授及校長馬斐森被迫折返會場大樓，被困達4小時之久；另一校委紀文鳳女士離開時亦被學生圍堵而引致身體不適，救護車到場時，學生刻意阻撓，耽誤了1個小時，紀文鳳校委才安全離開。反對派及學生們的行動不僅漠視校委安危，更涉嫌非法禁錮罪行，倘若紀文鳳校委或其他校委有任何急性病患和不適徵狀卻得不到及時的救治，後果不堪設想。

香港大學作為本地的首席學府，每年接受納稅人數以十億元計的補助，理應成為社會道德的代表和青年的楷模，然而小部分示威學生禁錮校委、危害校委會人員人身安全和自由，令人感到非常失望和憂心。青

年就是香港的未來，如果未來的社會由這樣的學生來引領和主導，社會將會變成怎樣？法治、包容、多元、守禮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嗎？

事實上，李國章教授曾任職中文大學校長及教育統籌局局長、前中文大學外科學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和醫學院院長，在教育界及醫學界均享負盛名，不論其個人履歷及能力，都絕對勝任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一職。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以香港大學校監身份，根據《香港大學條例》，依法委任李教授為新任校委會主席，合情合理合法；相反，反對派一次又一次帶領學生衝擊港大校委會，聲嘶力竭批評李教授，卻是出於政治考量，到底是誰把政治帶入了校園？反對派經常聲稱大學不應政治化，卻總帶頭把政治帶入校園，廣大市民對此自有公斷。

陳文敏圖以司法覆核奪港大管治權

青鋒

陳文敏因當港大副校長被校委會否決，對特區政府任命反對他升任的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耿耿於懷，除了支持學生會暴力圍堵、衝擊校委會，更把矛頭指向依法是港大校監的行政長官梁振英。陳文敏以《基本法》有學術自由的規定，而特首擔任校監「損害了學術自由」為藉口，表示可提出「司法覆核」，他「不排除會提供協助」。陳文敏企圖以司法覆核手段來削弱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寄望由法院否決行政長官當校監，最終由陳文敏和公民黨奪取港大管治權。

首先，由司法覆核審查特首「違反基本法」是本末倒置的行為。《基本法》的解釋權按第158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回歸後的數次人大釋法皆由行政長官或終審法院所提請，這是尊重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憲制權力，又是尊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的表現。陳文敏提司法覆核來決定行政長官是否「違反基本法」，是凌駕於人大常委會的越權行為，居心叵測。

其次，行政長官乃中央任命、授權的管治香港特區政府代表。按《基本法》第4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的「白皮書」闡述：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執行中央指令、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是通過行政長官來貫徹、實現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國家主席、總理述職，施政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獲中央堅定的支持。如今陳文敏要司法覆核梁特首，是對特首權力和中央授權的挑戰。

其三，梁振英監管香港大學，符合《基本法》第136條第一款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法律明文規定香港教育中的體制、管理、經費分配由特區政府制定，港大既然接受政府的經費分配，並接受特區政府的管理，梁振英特首怎不能當校監呢？陳文敏反對梁振英當校監，豈非違反《基本法》第136條？

其四，《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回歸由港督任大學校監和任命校委會主席成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為什麼陳文敏和公民黨要推翻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呢？打着「捍衛基本法」旗號反《基本法》，這是陳文敏、公民黨陽奉陰違的卑劣手法。

其五，梁特首任命李國章是行使合法權力，符合《香港大學條例》的規定。陳文敏不能升任港大副校長，乃因陳氏既無博士學位，更支持下屬戴耀廷瞞身搞違法「佔中」，且自己接受「政治黑金」至今拒絕交代清楚。反對陳文敏任職，是真正維護港大的表現。

反對派指陳健波欠中立混淆視聽

美恩

立法會議員陳健波以自己擔任受薪顧問的再保險公司部分業務，承保高鐵工程，為免令部分議員藉此拉布，決定不會主持高鐵撥款項目、亦不會投票，交由副主席陳鑑林主持會議。惟「人民力量」陳志全等反對派議員仍批評陳健波主持會議喪失中立性，應辭去財委會主席，並會對他提不信任動議，形容對方主動避席是「心虛」。

陳志全的說話不負責任，無的放矢，陳健波不主持高鐵撥款會議是以大局為重，絕對不是心虛。早於2010年高鐵撥款時，陳健波已曾申報擔任再保險公司受薪顧問，當時已選擇不投票。今次選擇不主持、不投票，只不過是貫徹自己一向的宗旨。

根據議事規則，陳健波是仍可主持會議的，但為免

令反對派藉此拉布，「無理由送子彈罪對方不斷拖延個會」，才決定不會主持高鐵撥款項目、亦不會投票。他預料自己不做主席，可省回四分一會議時間。陳志全等反對派糾纏不休，混淆視聽，指陳健波喪失作為主席的中立性，其實是貶低全體議員的智慧，難道議員們是陳健波的「扯線公仔」，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若果說「心虛」，用在反對派議員身上最貼切不過。就以「獻金門」事件為例，「政治商人」黎智英透過助手Mark Simon發出支票，收款人分別是李卓人、梁國雄，根據《議事規則》條例「若議員一年內從單一來源收受總數超過議員年薪5%的利益，或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1萬元實利，須於14天內申報」，

李、梁所收的款項明顯大大多於他們薪金的5%，按規定他們必須要在收款後14天內申報，但他們故意隱瞞，沒有在期限內作出申報，已明顯違規，涉嫌犯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防止賄賂條例》，違反《選舉條例》、《議事規則》等罪行，就算「疏忽漏報」也應該予以譴責，為何至今連向公眾半句道歉也沒有？

港深廣高鐵工程已完成了四分之三，若立法會投票批准追加撥款可避免工程停工乃至「爛尾」，反對派不應以各種似是而非的藉口加以阻撓。陳健波以大局為重，選擇避嫌不主持高鐵撥款，免得節外生枝，值得肯定。反觀反對派議員大搞「不合作運動」，不理會公眾感受，消耗香港整體利益，實在是以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克魯茲緣何能在艾奧瓦州初選中勝出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美國共和及民主兩黨的總統選舉參選人2月1日在中西部艾奧瓦州舉行了黨內初選。很快，在共和黨方面，美國總統候選人克魯茲宣佈擊敗了特朗普，贏得艾奧瓦州共和黨黨內初選。克魯茲之所以能在艾奧瓦州初選中擊敗特朗普，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克魯茲面孔新，競選準備充分。今年45歲的克魯茲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古巴移民。克魯茲在本世紀初曾於2003年至2008年間在得克薩斯州擔任律師，其間9次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庭審中出庭，其專業素養得到了公眾的認可，2012年克魯茲當選聯邦參議員，2015年3月23日，克魯茲打響美國2016大選第一槍。

與特朗普經常口出狂言、發表出格言論不同，克魯茲提出要改善民生，表示如當選，將廢除「奧巴馬醫改法案」，讓普通美國人能買得起醫保，並提出將改革稅制，減少美國家庭的負擔，從而贏得了一些平民選民的支持。在移民問題上，克魯茲反對給予無合法證件移民合法身份；在對外政策方面，克魯茲反對與

伊朗改善關係，表示如上台將建立美國與以色列之間更密切的盟友關係。作為在第一屆國會參議員任上競選總統的政壇新人，克魯茲是政壇的「新面孔」，能夠迎合部分選民求新求變的心理。

為贏得艾州預選，克魯茲做了充分準備，克魯茲是本屆競選人中唯一許諾要親自到艾州每個縣拉票的，他認為在艾奧瓦州取勝的唯一辦法就是前往每一個縣，尋求草根百姓們的支持。今年1月26日，克魯茲及其團隊乘坐大巴，從克拉克縣的奧西奧拉市出發，途經艾州東南部城市，連續展開6場競選活動，最終在范比倫縣的基奧索奎鎮結束當天行程。基奧索奎鎮是一個人口不到1,000人的偏遠小鎮。克魯茲的「巡遊」計劃成功賺足媒體關注，所到之處都有記者跟隨報道。

克魯茲除了在電視辯論中表現不俗，在募款方面也有能力出眾。例如在2015年第四季度，克魯茲籌得2,050萬美元，競選開支1,550萬美元；其間特朗普只籌得260萬美元，這當中有四分之三是銷售競選宣傳

品所得，只有約54萬美元來自捐款200美元以上的捐款人；而特朗普去年第四季度的競選支出達690萬美元。

儘管2015年夏季特朗普參選後民調支持率不斷攀升，但特朗普常發表出格言論，在共和黨競選活動中出現抗議者手持「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不尊重女性」、「特朗普將國家帶到危險邊緣」等標語表達反對立場，特朗普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的言論也招致英國首相卡梅倫等外國要要的譴責，使共和黨大佬頗為難堪。

在三名共和黨參選人退出競選後，目前共和黨參選人仍有十幾名，使共和黨捐款人、共和黨市長、州長等官員感到如此下去，共和黨參選人力量互相抵消，肯定會輸掉大選，認為共和黨參選人需要「瘦身」，共和黨大佬開始考慮支持年輕的參議員克魯茲和盧比奧，而最近杰布·布什和盧比奧互相攻擊，矛盾十分尖銳，共和黨大佬把支持的重點放在了克魯茲身上。

沙特不願為美國再當「冤大頭」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國家無論強弱，只要是處在戰爭邊緣，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支持，爭取在心理、道義和軍事等方面獲得幫助，使自己在決勝時佔據高點。沙特和伊朗劍拔弩張之際，美國最先發出訊息，願意提供先進武器以示支持，但沙特決策者非常清楚，如果按照美國的藍圖，沙特必然繼續成為購買美國軍火的「冤大頭」。近幾年來，在華盛頓軟硬兼施脅迫下，沙特已經花去逾千億美元購買美國的過時軍火，是全球NO.1。在國際油價直線向下的情況下，靠石油出口的沙特，不願也不能再當「冤大頭」，於是想起北京。

因不滿沙特處決什葉派宗教人士，伊朗示威民眾衝擊沙特駐伊朗大使館，投擲石塊和燃燒彈燃燒使館。沙特當即宣佈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伊朗更不示弱，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發出警告，要沙特面臨「神聖的復仇」。無情的戰火，隨時可能吞噬沙伊兩國。戰爭是無情的，更

何況是實力不相伯仲的較量，一旦真的進行大戰，對雙方都是災難。沙特在關鍵時間果斷向習近平發出訪問邀請，希望中國的聲音和力量能夠化解一場血與火的戰爭。習近平也毫不含糊，立即接受了邀請。

奧巴馬軟硬兼施推銷軍火

小布什是由美國油商贊助登上總統寶座的，上任前就在打伊拉克的主意，上任不久即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借口，置國家安危、百姓福祉於度外，「為了伊拉克的民主和繁榮」向伊發起總攻，最後將美國引入「金融瘟疫」之中。奧巴馬是軍火商贊助進入白宮的，上任後被西方媒體稱為「超級軍火推銷員」；無論在什麼國際場合都不忘推銷軍火。幾年來，在奧巴馬的直接參與下，沙特從美國購買了F-15戰機、「阿帕奇」直升機和「愛國者」導彈等大批過時武器。

據沙特軍官披露，美國軍火商總是以次充好，發送過時、已經被美軍淘汰的武器給沙特。沙突出於無奈，總是照單全收，不敢有半點遲疑。2015年10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向沙特出售四艘翻新「自由」級海軍戰鬥艦，總計為112.5億美元；強調該艦具有反潛、反水雷、反水面艦艇等功效，將大大提高沙特的防務能力。而據英國《簡氏》披露，沙特購4艘翻新「自由」艦112.5億美元，而美國海軍同期買了同類4艘全新「自由」艦，只花去13.8億美元，顯示沙特當了「冤大頭」。

習近平因勢利導創建「三贏」

同樣希望不要戰爭，而又處於戰火邊緣的是伊朗。在美國的策劃下，美國曾利用自己一手扶持、被白宮稱為「民主鬥士」的伊拉克薩達姆和伊朗打了整整8年的戰爭，讓資源豐富的兩個中東國家陷入災難之中。伊朗剛

被解除西方國家對其進行的長期制裁，經濟需要發展，如果在這個時候捲入和沙特的戰爭，勝敗暫且不講，在戰爭的過程中可能將其再次推入困境，弄不好滿盤皆輸。德黑蘭也在關鍵時刻到北京，在伊朗和沙特可能衝突的第一時間向習近平發出訪問邀請。

對中國來說，沙特和伊朗是亞、歐、非交匯點上兩個重要國家，是北京「一帶一路」新戰略不可或缺的夥伴，如果沙伊進入戰爭，除了美國的軍火商可以大發其財之外，整個中東、甚至世界都將捲入亂局。習近平不負眾望、因勢利導，通過比喻、解釋和勸導，成功讓兩國意識到他們的核心利益所在，緊張快速降溫，創建了「三贏」局面。世界主流媒體普遍認為，習近平的沙特和伊朗之行，發出了務實的中國聲音，讓沙伊從戰爭邊緣回到正軌，贏得了國際輿論的絕對好評。